

## “精骨圆儿”

杨枬

“精骨圆儿”是哪儿？小静问我。六七岁的年纪，从没花脑筋去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一开始，我并没理会小静，第一是太瞌睡，第二是我也不知道呀。可那天中午，小静大概吃撑了，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冒充大尾巴狼说：精、骨、圆儿……不就是那个制造钢精锅的地方嘛！

其实，我能得出这个结论，也颇费了一番脑筋。钢精锅的精，硬骨头的骨，至于圆更好理解——谁家的锅不是圆的？小静一听，不但不怀疑，还摆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：还真是，要不那地儿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呢，和聚宝盆差不多吧？

小静这样一分析，我越发坚定不移。不但不瞌睡了，浑身还充满力量，仿佛自己刚刚破解了一个千古之谜。

我俩所说的好吃好玩，是指比蒸红薯甜上一百倍的糖炒栗子，比杂粮馍香上一千倍的肉合子，比月饼好吃一万倍的蜜三刀，还有略使劲儿就吹破膛的琉璃咯嘣，上发条就会一蹦三跳的铁皮绿青蛙。这些物件，大多来自“精骨圆儿”。它们的拥有者虽然不是我，也不是小静，但拥有者们趾高气扬的炫耀，让我们知道了村子之外的世界很精彩。于是，我和村里多数孩子一边憎恨着“精骨圆儿”，一边又惦念着“精骨圆儿”。

一天，我爸天黑才到家，进屋后从工具包里掏出一纸袋焦花生。我抓了一把边吃边问哪儿来的。当听我爸说是“精骨圆儿”时，我心里忽地一热，顿时委屈起来：旁人的爸爸去趟“精骨圆儿”，捎回来的都是稀罕物，我爸倒好，就捎回来这个。花生哪里没有，谁没吃过啊，还值得从“精骨圆儿”捎回来？想到这里，焦花生顿时也不焦了，也不香了。我索性丢下花生，直接钻进被窝，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
只听我爸说：奇怪了，一天没见，这闺女咋变得不吃嘴了？紧接着，是我妈压低的声音：闺女大了，以后别这样说……我在被子里越发气闷，还滋生出一个宏大的理想：等我长大了，一天去八次“精骨圆儿”！这样一想，是挺解气，可“精骨圆儿”的大门是朝东朝西，天才知道，我只知道它在工地。

过去不像现在，不把去城里说成去市里，而是说上工地。为什么这样说，小孩子不会考究，因为大人们都这么说，不会有错。

第一次上工地，是父亲带我去二伯家，为什么去我忘了，但那次对工地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：房比村里的高，路比村里的硬，不要说汽车，就是自行车也比村里多得多，一会儿工夫就能过去好几辆，车铃声好像也格外洋气。不像我们村，近百户人家才两三辆自行车。村里的顺伯虽是工人，却也把自行车收拾在屋旮旯里，外人想用，好比孙悟空借铁扇，难上加难。有次他儿子骑他的自行车，前车轮刚进大门，早就等在屋檐下的顺伯一把夺过车子，对着儿子劈头盖脸骂道：二蛋货，标准败家子一个，眼看下着雨，都不会把车扛回来？因为这件事，父子好多年都说不上几次话。

那次去工地，我还坐了103路公共汽车，当售票员说出“金骨圆”几个字时，我的神经猛然一震，莫名的激动涌进胸腔。可仔细一听，人家说的是“金骨圆”，后面还不带“儿”。我问我爸，“金骨圆”和“精骨圆儿”是一个地方吗？我爸说是。我又问，那地方是制造钢精锅的吧？我爸笑了，半车的人好像都笑了。

见我想找个地缝儿钻下去，我爸又说：闺女，那地方叫金谷园，金子的金，谷子的谷，花园的园，是古时候一个大财主的私家花园，现在是地名……成年后，我安家在城市，距离金谷园只有几站路，却再没了“一天去八次”的理想，只是看到牌坊上“金谷园”三个大字，我还是会激动一会儿。

## 望秋风

灵魂鸟

秋天，我喜欢到户外望风，听一听“风言风语”。

站在城郊此起彼伏的原野上，秋风沿着阡陌、小河、树蔓、山坡、村庄，时而游走、奔跑，时而盘旋、飞扬，把我的视线牵绕得很长、很远。

我总是顺着一个方向遥望秋风，那儿的白云深处伏着一道长坡，故乡就在那道长坡上。长坡有多长，秋风的脚步就有多长。

故乡的秋风喜欢低处的风景，它和我一样热爱大地。当阵阵秋风吹进果园，成片的柿子树、山楂树、苹果树便马上点燃枝头大大小小的红灯笼，活像一个个眺望丰收的笑脸；当阵阵秋风吹过山林，一架架山葡萄、五味子，就会由青变紫或变红，成了串串在舌尖上跳跃的美味。

关于秋风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：“墙角日光短，门前阴影长。秋风爬满树，无花果更香。”我最爱看秋风吹过梯田的神奇画面，它衣襟一摆、大手一抚，饱满的大豆、玉米、稻谷，一样一样都穿上了漂亮的金缕衣……

秋风是体贴的。从初秋到中秋，它要完成一项巨大的任务，把挂满枝头的果实、长在地里的庄稼在一定工期内催熟，再呼唤农人采摘、

收割，好让这些生命也有喘息换气的机会。

秋风是灵动的。望秋风的過程，也是聆听秋的过程。在沃野里，它的每一次舞动都是在弹奏一首乐曲。坐在行道树下，听一树蝉鸣、一声声蛙叫，那声音，可不就是秋风在对大自然群发的欢快信息嘛。

中秋时节的田园里，有最精神的秋风，它身上的每一丝、每一缕似乎都跳跃着一个音符，你听——嘭嘭嘭，豆角炸了；呼呼呼，谷糠飞了……这都是乡亲们最爱听的秋之歌。

秋风也很有诗意，它记录着大地物语，写着庄稼人能读得懂的诗句，还常常对着泥土微笑。那一笑，便笑出了满坡金灿灿的菊花。

望秋风，如望人生。阵阵秋风吹过，一切便安详许多，沉着许多，田野渐渐由激昂到娴静、由灿烂到平淡，那些色彩中的喧哗，也在悄然隐退。

不经意间，山那边飞过来一群大雁，衔来几滴冷雨，秋风敏感地摇一摇树梢，霎时片片树叶如信笺般飞起又落下。叶落，秋深，秋风也不停留，它要追随秋天，开启又一程远行……

## 启事

《三彩风》欢迎千字左右散文、随笔，要求见人见事，有真情实感与文学之美，务必为原创首投、专稿专投。来稿直接贴到邮件正文即可，文章应有标题、署名，结尾请附作者个人简介、手机号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开户行、开户名及生活照一张。

投稿邮箱：woaisancai  
feng@163.com